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在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烈士牺牲地倾听历史的回音

本报记者李鹏翔、王自宸、谭元斌

扬子江畔、京广线旁，向警予就义的土地上，绿色的校园，可爱的学校，培育我们成长的地方……”“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在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八年级二班，一场缅怀革命先烈向警予的主题班会正在进行。同学们高唱校歌，散发蓬勃朝气的歌声穿透门窗，飘向远方，吸引路人朝着校园抬头张望。

向警予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作为模范妇女领袖，她提出发展平民女子教育，为妇女解放、劳动大众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记者近期走访向警予烈士牺牲地发现，她当年就义的刑场如今已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中学。曾经烈士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当下祖国花朵的琅琅书声“隔空共鸣”，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正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带入现实。

“武汉雨花台”一所学校平地起

地处汉口江汉路与黄石街之间、铭新街沿线的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周边环绕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故居陈列馆、吉庆民俗街。灿烂的阳光下，校园内明黄的教学楼和红蓝相间的操场，与校园外时刻涌动的人潮车流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城市生活画。

穿越时空，这所中学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片被称作“余记里空坪”的荒凉野地。据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校长王洪明介绍，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叫嚣“以杀为治”，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当时，“余记里空坪”周边聚集着“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等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全套“机器”。住在这里的群众经常目睹就义者从看守所被五花大绑押解军法处，插上“斩标”后“绑赴余记里空坪执行枪决”。

史料记载，反动派在这里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200多人，“余记里空坪”也因此被称为“武汉雨花台”。武汉市汉阳区档案馆副馆长熊婕说，这些烈士走向刑场的途中，双手虽被捆绑，但无不表现出凛然正气，他们有的昂首高唱《国际歌》，有的跳起来大骂反动派，呐喊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1928年3月20日，留在武汉组织并参加地下斗争的向警予被捕，不久被引渡到“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监狱，虽受严刑拷打，但对党的秘密一字不供。同年5月1日，国民党军阀决定



3月5日，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八年级二班学生在缅怀革命先烈向警予主题班会活动上唱校歌。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杀害向警予。在走向刑场的路上，33岁的向警予一路高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农工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

“慷慨高歌主义真，丹心永照后来人。”王洪明说，为纪念大革命时期牺牲在此的向警予、夏明翰等革命先烈，1993年，学校由原黄石路中学更名为武汉市警予中学，此后又与百年老校二十一中学资源重组，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一（警予）中学。学校还设立烈士纪念馆和浮雕墙，帮助学生形象地了解烈士们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的豪情壮志，教育学生“求实学，做好人”。

她为女性读书而“拼命”

重温向警予的革命经历，不难发现，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在她短短30多年的生命中，一直在为妇女解放，让女性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奔走。

在旧中国，妇女和女童的受教育权几乎得不到保障。据统计，1949年前，人口文盲率高达80%以上。1949年，女童入学率只有15%左右。熊婕告诉记者，出身湖南溆浦商人家庭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后将名字改为向警予，就是为了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1916年6月，刚刚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梳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背上行囊，回到家乡溆浦县文昌阁，接替其兄担任县立女校校长。她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进行动员。

溆浦女校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成为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的阵地，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及学校规模的扩大，培养出大批新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向警予身上始终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强烈追求。1919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纠缠，也为寻求真理，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

1921年底，向警予回国。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出席了党的“二大”至“五大”，当选为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5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向警予是“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周恩来曾指出，她是党的第一

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发动妇女积极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亲自带领女同志上街宣传、募捐，并数次领导了女工运动和罢工斗争。

向警予撰文指出，上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礼教把中国妇女的知觉和感情都牢牢地束缚起来了，中国绝大多数女性过的完全是“生殖机”及“肚下婢”的生活。她提出，发展平民女子教育，通过女子教育让女性成长为“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

“向警予牺牲之地建成一所学校，让烈士英灵守护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应该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党总支书记肖曼说。

未竟夙愿已成真

向警予生前曾留给女儿蔡妮一首诗歌：“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如向警予烈士所愿，历史的航船早已穿云破雾、迎来了朝阳。

近看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学校生

均藏书近90册，生均建筑面积超25平方米，多媒体电教室、心理咨询室、篮球场、排球场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此外，学校还形成了一支求实创新、团结向上、教艺精湛、乐于奉献的百余人文素质教师队伍，让800余名在校学生能够安心学习和健康成长。

放眼全国，从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到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两免一补”，再到脱贫攻坚中保障义务教育在内的“两不愁三保障”……中国的教育不断完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女童是明天的母亲和建设者，女童素质关乎民族未来。”武汉市二十一（警予）中学八年级二班班主任王春说，不久前她了解到，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9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连续5年达到99.9%及以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为7157.3万人，占在校生的比重为46.5%；高等教育女生占比则超过一半。“这些数据让人看得十分振奋。”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这曾是向警予在主持溆浦女校期间所编写的校歌里的词句。观照当下，随着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武汉市妇联主席叶文静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武汉市650万妇女积极投身“武汉保卫战”之中。她们当中，有医生、护士、记者、环卫工人、家庭主妇。她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返回工作岗位；有的担当志愿者，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有的积极参与“分餐·筷”行动，在家庭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这些“花木兰”用实际行动，撑起了“战疫”的半边天，使得400余万户家庭成为“武汉战疫”最稳固的大后方。

“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奋发图强？”主题班会上，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14岁的鄂姝娴感到收获多多。她说，向警予曾说过，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的，“我也想成为向警予一样的人，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时刻准备着，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上了年纪的尹峰经常忘事，但是每个月总是会反复问子女：“我的党费交了吗？”

铿锵玫瑰的革命作风

在大儿子伍泰安心中，母亲最厉害之处就是她的“脚力”。“我们小时候走路常常喊累，母亲就会跟我们说：‘我们新四军出来的，都不怕走路’。”伍泰安回忆，“她把她的脚给我们看，就是因为走路走得伤痕累累。”

1940年底，战地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迫于被渗透的压力，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撤出十九集团军，尹峰接到的任务是到延安去。尹峰回忆，“我当时听说后，高兴极了！”在此后近两年的万里跋涉中，“到延安去！”一直是支撑着她走下去的念想。

尹峰从江西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重庆、河南、山西等地，其中自重庆后，由于形势严峻，为安全起见，改乘车为步行。原本就患有结核病的尹峰又感染上伤寒，就留在太行山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养病，后又因病情过重被托付给当地一位贫农大娘，战友连棺材钱都帮她准备好了。在这里，她经历了两次反“扫荡”，在大娘的细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

1942年6月，尹峰终于随部队渡过了黄河。听到边区群众宏亮的歌声：“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她终于走到了延安。“天空特别明朗，我们个个轻松愉快。”尹峰回忆，“行军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当尹峰报到时，接待的同志惊讶地说：“你怎么还活着？”原来，同志们以为尹峰病得太重，活不成了，已经缴销了她的身份。“是呀，我终于活过来了！”尹峰兴奋地答道。

在延安三年后，尹峰同丈夫转战华东，投身人民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居福建，在省妇联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在儿女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是从乡下调研回来没几天，就又下乡去了。

尹峰的丈夫是闽西老区龙岩人，土地革命时一直在当地战斗，夫妻俩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龙岩工作过几年，对老区的乡亲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伍泰安也记得，小时候母亲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本”“就是‘不忘初心’的心意。”伍泰安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永远记得自己是革命战士的儿女，是闽西红土地的子孙。”

“共产党员，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作为老新四军战士、老党员的尹峰老人如是说。

本报记者孟昭丽、褚萌萌、郭圻

“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新四军老战士尹峰已近耄耋之年，很多事情都渐渐记不清楚，然而年轻时唱过无数遍的一首首革命歌曲却深深镌刻在她的脑海里。在福州的家中，若有客人来访，尹奶奶总会开心地用手打着拍子，唱给客人听，旋律准确，底音十足，让人依稀能想到她年轻时的样子。

从少女到老人，这位老党员的嘹亮歌喉始终伴着她无畏的斗争行动和辛勤的建设步伐：她在抗日游击队里和同学们一起唱着；在抗战前线为鼓舞战士、宣传群众而唱着；退休后又组织成立了老战士合唱团，继续向后人唱出中华民族的革命故事。

出生于1923年3月的尹峰马上就要迎来98周岁生日了。她出身医生世家，就读于武昌艺术专科学院预科班，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新四军战士在国统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跋涉万里奔赴延安，又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华东，历经多场战役。百年芳华，她在战火中铸造了一颗永不褪色的红心。

战火中的青春

1972年，江西南昌，18岁的伍严安正在某部队服役。春节刚过，母亲尹峰要从福州来探望她，这令她很是开心。不过，好久未见的母亲坐下没一会儿，就对她说：“这次来南昌，我还有一个心愿，想去当年驻扎过的地方看看。”

对于母亲年少时的经历，那时的严安知之甚少，只是懵懂地陪着母亲一路坐公交车来到市郊。下了车，在大片大片的农田中，母亲遇见老乡便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展秀的女孩子？”几位老乡商议了一阵，便有人跑去叫人，其余的引着母女俩向农田深处走去。

伍严安还记得，不一会儿，一位身材瘦削、面目清秀的女性向她们走来，看起来和母亲年纪相仿。母亲迫不及待地问她：“你是展秀吗？你还记得抗战时你们家住过的女兵吗？”对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热情地跟尹峰抱在一起。那一日，两人交谈良久。

看着眼前的情景，刚刚成年的伍严安虽未完全理清事情的原委，但感动得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我母亲是女兵，是党员，她那时同当地群众共同播下的革命友谊的种子，竟然这么多年后还一直在两人的心中。”伍严安回忆。

原来，尹峰当年在抗日战争中驻扎南昌时，就曾在展秀家里住过。在战余休整之际，女战士们教当地群众识文算数，向他们宣传抗日思想，与当地群众——特别是女性——结下了特殊的

芳华百岁 初心如磐

新四军女战士尹峰的红色人生



新四军老战士尹峰在福州家中。 新华社记者郭圻摄

情谊。

自此一行后，伍严安对母亲的青春岁月感到愈发好奇：同样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母亲那一辈女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原名尹卜驹的尹峰家乡在湖北武昌，她出生那一年本地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整个华夏大地战乱频仍。受哥姊的影响，年幼的尹峰常常跟着青年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加入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1938年3月，成立约半年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武汉招收团员，15岁的尹峰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决定放弃学业，要“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去”。姐姐卜甄通过地下党关系向服务团中的地下党支部做了介绍，尹峰就此成为战地服务团的第三批团员。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何香凝发起，其秘书胡兰畦任团长，是一个协助中国军队抗日的军事化团体。几十名团员均为年轻女性，多数为女工，少数是像尹峰这样的学生。她们在战地医院服务伤兵，在战场前线做宣传、动员，同时在地方调查情况、发动群众支前。

淬炼出的信仰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但却以中共组织及其成员为骨干力量，内部建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经陈毅批准，受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

1938年8月，服务团开赴武汉，渴望尽快接上组织关系的尹峰通过了申请，在武昌蛇山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姐姐卜甄告诉她，虽然年龄还不及18岁，但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情况特殊，服务团中没有共青团支部，组织决定破格吸收她，在党内对她进行教育培训。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尹峰回忆，“我面对党旗，向党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学习了入党章后，她更是感觉

“一下子又长大了几岁”，决心要“全方位隐蔽好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克服一切困难，顽强战斗下去”。

在编辑团内的一个重要文宣阵地《战鼓》周刊时，尹峰和同事们不仅报道全国各抗日战场的形势，还不露痕迹地融入暗中学习过的《论持久战》思想，驳斥“曲线救国”论，痛斥奸卖国言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号召枪口对外。

据尹峰和团员们后来的不完全统计，服务团在所到之处先后成立了妇女识字班、文化补习班20多个，共有约670人参加，组织起当地妇女儿童，形成了支援抗战前线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工作女性是比较少的，女兵则更多，母亲她们那些年轻的女孩去参军、入党，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得起‘女中豪杰’。”伍严安说，“她们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榜样，鼓励我们要去奋斗，去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在母亲的影响下，南昌郊区之行的转年，19岁的伍严安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对于党的信仰，从新四军时期起就一直烙印在尹峰的岁月中。她的二儿子伍东安说，